

## 【哲学研究】

## 春秋战争的祛魅与理性决策的兴起

——以《左传》占卜的阶段变化为中心

梅 寒

(山东航空学院 孙子研究院, 山东 滨州 256603)

**摘要:**春秋时期,人们依靠占卜决策战争。在《左传》记载的六次战争占卜实践中,可划分为“神力大于人力”和“人力大于神力”两个阶段。在卜徒父筮秦伯伐晋、晋楚邲之战、晋楚鄢陵之战三次占卜中可知,占卜可以精准预测战争走向和战场的情态,神力的重要性得以体现。从南蒯叛乱、楚陈之战、巴楚之战三次占卜中可知,占卜逐渐被君主和统帅为达目的所利用,甚至出现多次占卜的情况,人力的重要性得以体现。随着战争频次的增加,先秦兵法系统不断完善,大多数战争可被兵法所解释,人们对战争的决策和理解也越来越脱离神秘,依靠理性。

**关键词:**《左传》;战争观;占卜;理性;祛魅

**中图分类号:** K 225; B 99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5.05.010

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指出,随着周公制礼崇乐与孔子立仁义道德学说,中国古代文化由巫术神化主导转向了由实践理性为主导<sup>[1]</sup>。借由祁志祥的观点,这是中国文化由“神本”转向“人本”。<sup>[2]36-44</sup>按雅思贝尔斯,这正是人类文明“轴心期”的重要特征。<sup>[3]</sup>除了思想理论界的变化,这一路径在春秋时期的战争决策中,也有明显体现。

古人对占卜的信仰可追溯到夏朝,彼时兴盛龟卜,《史记》记载“包匭菁茅;厥玄、纁、玃组;九江入赐大龟”(《史记·夏本纪》),商朝的王紧握占卜解释权,盘庚迁殷时就借助卜问结果力排众议,“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尚书·盘庚下》),神秘天命和现实王权得到空前统一。到了西周时期,《周易》蓍草占卜为构建新的统治体系被统治者所重视,《系辞传》讲“探賾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蓍草”已然排在“龟卜”之前,同时六十四卦

系统以及三易的推出,也使得占卜有了具体的理论依据,其解释权逐步从王转移到士大夫。到了战国时期,荀子更是指出:“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sup>[4]316</sup>。占卜从预测事物吉凶的最高原则,蜕变成了一种仅仅需要遵守的礼仪,迷信占卜不再为君子所容,如傅永聚所言“而这与从神治向德治、从宗教向伦理的社会转型是契合的”<sup>[5]</sup>。这一进程在《左传》记录的几次战争占卜中,也可看出端倪。

《左传》记载了大量的先秦战争史,其中卜徒父筮秦伯伐晋(僖公十五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南蒯叛乱(昭公十二年)、楚陈之战(哀公十七年)、巴楚之战(哀公十八年)六处是运用占卜帮助战争决策,包括《周易》占筮、龟卜以及梦卜。《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先秦时期的信仰系统中,占卜可以断定事情发展的情况,也可以预言

收稿日期:2025-03-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4JJD720011)

作者简介:梅寒(1995—),男,山东淄博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军事思想史研究。E-mail:836235744@qq.com

战争的情形。战争的参与方在遇到拿不准的决策时,都仰赖占卜。本文将对这一现象进行历时性考察,分析占卜对于战争决策的价值嬗变。

## 一、春秋前期:占卜决策“神力”尽显

(一)占“三去”而“三胜”:卜徒父筮秦伯伐晋  
僖公十五年(前645)秦穆公进攻晋惠公是《左传》记载的第一次战争占卜。

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余,故秦伯伐晋。

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诂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三败及韩。(《左传·僖公十五年》)

晋献公宠爱骊姬后,疏远了申生、重耳、夷吾三个儿子,在晋献公去世以后,夷吾借助秦穆公的力量重回晋国继位,即晋惠公。但是晋惠公在位时,不仅背信弃义,而且傲慢无礼,秦穆公要兴兵讨伐他。卜徒父为秦穆公占卜,占到了《蛊》卦,认为此战必胜,而且较为精准地预测了战争的过程:双方会有三次交战,并且秦国在三次战斗中皆获得胜利。

分析这次占卜,卜徒父引用的《蛊》卦辞“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在传世本《易经》中并未出现,刘大钧指出这段话或出自《连山》、《归藏》、《大次杂易》等其他筮书<sup>[6]389</sup>,现已失传,传世本中只有《解》卦六二爻“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比》卦卦辞“王用三驱”有类似的描述。贞和悔指《蛊》的下卦和上卦,按卦从下爻往上爻的记录方法,卜徒父认为,秦国进攻晋国,是战争的发动方,所以应为下卦,为“风”,而晋国则为战争的承受方,应为上卦,为“山”。时值秋季,风在山上会吹散树枝,吹落果实,对山造成打击,因此预示胜利。章太炎对卦辞“去”字作解,指出“陆即去,实一字……祛亦即陆,谓为沙所遮限

也”<sup>[7]241-242</sup>,指王出去捕猎,军势整齐,尘土飞扬,捕获雄狐。卦辞和卦象都有主动方战胜被动方的指示。战争的发展也全然符合卦辞的预示,秦穆公的军队击败了晋惠公三次。

晋惠公败退到韩地以后,晋国的庆郑指出“就让秦国军队过河,又能如何呢?(君实深之,可若何?)”晋惠公认为庆郑此言太过放肆(公曰:“不孙”),晋惠公继而占卜了何人应做车右(即陪护晋惠公的驂乘),结果是庆郑,但鉴于庆郑的“放肆”言论,晋惠公不许,转而让家仆徒做车右,驾驶郑国供奉的战马。庆郑又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些马虽然外表雄壮,但是不熟悉当地地形,“及惧而变,将与人易。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愤兴,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左传·僖公十五年》)晋惠公仍不许。晋惠公和秦穆公战于韩原的时候,他的座驾陷入泥泞无法挣脱,被秦军围攻,晋惠公令庆郑救援,庆郑认为这是晋惠公不听卜问的结果,“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左传·僖公十五年》),不应逃跑,遂未听从晋惠公的请求,后面,庆郑又为了回援晋惠公,错失了抓捕秦穆公的机会。从这一部分看,晋惠公占卜的结果仍旧是应验的,庆郑为人可靠,策略和建议都很中肯,预计了战场的危机,而家仆徒作为车右,却无分毫之功。

从僖公十五年(前645)的两次占卜中可知,无论战争的成败、过程还是用人之度,此时的占卜非常灵验,顺从卜问结果就有好结果,反之则要遭殃。这也符合《周易·系辞传》所述“危者使平,易者使倾”的占卜理念。

## (二)师出无律与兵败如泽:晋楚邲之战

宣公十二年(前597),楚国围攻郑国,郑国寻求晋国支援,晋国派军队前去救援。郑国因迟迟等不到救援,已与楚国讲和。晋军到达黄河北岸温县地区时,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此时晋军决策层内部也发生了分歧。主帅荀林父认为,郑国已经归降楚国,再去救援已经失去意义,“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左传·宣公十二年》)等楚国退兵以后再去逼迫郑国归顺为好。上军主帅士会赞同荀林父,认为“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左传·宣公十二年》),其通过一番有理有利有节的论述,指出现在贸然出兵不会有好结果。而中军副

将卻谷坚决反对,认为此时应该进攻楚国,毕竟晋国称霸中原依靠军队能征善战。“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左传·宣公十二年》)遂率所部兵马强渡黄河。军队到底前进还是停留,荀林父拿不定主意,便令知庄子占筮,结果为《师》到《临》。按变爻看本卦的方法,知庄子解读《师》卦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他认为,军队顺从统帅的规定即为“臧”,不顺从即为“否”,统帅所出的命令即为“律”,军队不听主帅号令,是律令衰亡的表现<sup>①</sup>,这必然会带来凶恶的结果,而中军副将卻谷已然不听从荀林父的指挥,印证了“师出以律,否臧凶”的卦辞,此时出征,必然带来不好的结果。再从卦象中解释,《师》的下卦是“坎”,《临》的下卦是“兑”,前者为水,后者为泽,由水变为泽,即为堵塞,“盈而以竭,天且不成,所以凶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变卦为《临》以后,如果属下不遵从主帅的命令,情况只会更“凶”,甚至《临》卦还揭示了战败的大致情况,即在“堵塞”中大败。随后,司马韩厥向荀林父建议,将帅失和,战争失利,肯定是荀林父的责任,希望荀林父能渡河支援卻谷,荀林父犹豫不决,但忌惮韩厥所言,“硬着头皮”违背占卜的建议,率军渡河。

楚庄王听从宠臣伍参的建议,趁着晋军内乱予以击破。楚庄王为了麻痹晋军,派使者求和,荀林父本无战之意,放松戒备,此时楚庄王派人挑战,打击了晋军士气,又摸清了晋军虚实。楚王挑战以后,晋军的将佐魏錡和赵旃先后要求去楚军挑战,未被允许,改为请命求和,获准,但又擅自发动进攻,楚军自觉被羞辱,倾巢而出,进攻晋军。荀林父面对如潮的楚军,竟然发出全军渡河回撤的命令,由于军队缺乏准备,在楚军的掩杀中,晋军受到重创,大败而归。

可见,知庄子的占卜灵验,不仅预言到晋军不从将令会导致恶果,而且预言到“水”变“泽”,拥挤而败的状况。但这次预言,神秘感并不如卜徒父占《蛊》。卜徒父的占卜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三驱”,即三次战胜晋军,此事在整个战争初期并无端倪,在秦军举行作战会议的时候,也无人

指出“三战而胜”的依据。知庄子占《师》之《临》,则在晋军召开作战会议、荀林父谷之离以后,他已经看到了荀林父作为主帅的软弱,以及晋军的不和,占卜解释也与此迹象逐渐相洽。如果这次占卜发生在晋军刚到黄河北岸,或者晋军刚出师的时候,则“神秘感”更强。不过,《师》卦的卦文和卦象竟然“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了晋国的问题,堪称神迹显现了。

### (三)“射目”与“大胜”:晋楚鄢陵之战

成公十六年(前575),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厉公左右的将士看到齐整的楚郑联军,都非常担心“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左传·成公十六年》)。而苗贲皇则认为“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左传·成公十六年》)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晋厉公命人占卜,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厉公遂准备挥师与楚王决战。大夫吕錡在作战前夜梦到自己射中了月亮,又陷入了泥潭。卜师告诉他,姬姓是太阳,其他姓是月亮,肯定要射中楚王了,然后你陷入泥潭,必死无疑。战斗中,吕錡果然射中了楚王的眼睛,又被楚军的养由基射中脖子毙命。

鄢陵之战共出现两次占卜,第一次占卜,卜筮者认为晋军可以射中楚王的眼睛,并大败楚国军队;第二次占卜,卜筮者认为吕錡会射中楚王的眼睛,并死于战场。这两次占卜中,“射中楚王眼睛”一事以及吕錡被杀一事并无任何征兆,只有近乎“神秘”的“梦”和“卜”。但晋军大败楚军一事,却有征兆。晋楚鄢陵之战之前,楚国大败晋国于邲,晋国如卻谷之言,丧失了周围国家,尤其是郑国的亲附,为了巩固霸权地位,也为了报邲之战的仇,晋军进攻楚军几乎是必然事件。此次晋国还联合了秦、狄、齐的军队,反观楚军只有不懂阵法的郑军与蛮族军队与之结盟,这次战争的胜利也是大概率事件。即便阵前遇军心发生一定动摇,但在军事实力的差距下,这些情况不足为惧,章太炎指出:“而楚反之,是以上阳施不

<sup>①</sup> 原文为“有律以如已也……律否臧,此律竭也”。章太炎认为,“已、且二字,向无明解”,后引用文献,认为“已”和“且”都解作“此”,“此师也”。

下通，下阴施不上达”<sup>[7]429</sup>。从这些方面看，《周易》占卜似乎只是给晋厉公吃了一颗“定心丸”。但第一次占卜的神秘之处在于，《周易》除了预判了此次战争的结果，还预测了过程，与卜徒父的“三去”类似。第二次占卜则更为神秘，通过一系列占卜预测，不仅预言到了吕锜的功劳，而且预言到了他的死亡，这些事情都无征兆，充满神秘因素。

## 二、春秋中后期：占卜决策沦为仪式，人算胜过天算

### （一）道德与卜问结果悖逆：南蒯之叛

昭公十二年（前530）记载的南蒯之叛，给战争占卜蒙上了“道德”的意义。南蒯是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曾掌管季孙氏的根据地费城，在季平子成为季孙氏的宗主后，逐渐冷落南蒯，南蒯心生不满，试图联合鲁昭公的儿子公子慤，以及鲁国大夫叔仲穆子等人发动叛乱，推翻季平子统治。

南蒯之将叛也，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浅谋，迹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南蒯占卜到《坤》卦之《比》卦，五爻变。《坤》卦六五爻辞应为“黄裳元吉。”《比》卦九五爻辞为“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孔颖达指出：“黄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饰。坤是臣道，五居‘君位’，是臣之极贵者也；能以中和通于物理，居于臣职，故云‘黄裳，元吉’。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也。”<sup>[8]30-31</sup>按吕绍刚和金景芳的解释，“不过是说，一个人处在坤的时代，虽然地位

高了，但也要保持柔顺之德，如此方可得大吉”<sup>[9]53</sup>。总之，《坤》之六五指“位极人臣”，季平子属于鲁国正卿，如果南蒯能取季平子而代之，就是处于人臣之高位，按他的解释，这次《周易》预言他能成功。但这次《周易》占卜结果与当时的客观环境并不相符，南蒯的同乡们都认为“深思而浅谋，迹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就是说他想得多谋划少，能做的事情少但志向太大，身为家臣却想做君主，很难成功。这就与南蒯的占卜解释出现了矛盾，如何化解这种矛盾，易言之如何让占卜结果符合客观实情，则成了惠伯需要解决的问题了。惠伯指出，“黄裳元吉”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的地位，还要求“德以配位”，如果所占之事不符合道德忠义，则此卜不可能成，并顺势提出“易不能占险”。章太炎对此指出：“《易》者，以言其德也……易正与险反”<sup>[7]596</sup>。果然，到了昭公十四年（前528）的时候，南蒯想与费地人结盟一同造反，反被劫持，最终逃往齐国。

此次占卜出现了客观情况与占卜结论不相符的问题，惠伯巧用“道德之说”使占卜结论倒向客观实情，完善了占卜的理论。对于这一爻变的解释，高亨通过大量例证指出：“元吉犹言大吉也。此爻乃以黄裳示吉祥之兆。故曰‘黄裳元吉’。”<sup>[10]129</sup>刘大钧也指出：“六五：穿黄色下服开始即吉。”<sup>[11]6</sup>这些解读无一例外将“黄裳元吉”视作“大吉大利”之事，但在惠伯的解读下，这一“黄裳元吉”之占，又有了新的道德含义。实际上，按照道德解读占卜，在《左传》中也有较多记载，僖公四年（前656）时，人们就开始以客观的道德行为评价作为占卜预测的依据，彼时晋献公要立骊姬为夫人，占卜出现了“卜之不吉，筮之吉”的问题，晋献公宠爱骊姬，要从“筮”，但卜人强调“筮短龟长”要“从长”，并指出“蓍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左传·僖公四年》）此为龟卜之文，缺乏相关文献记载。章太炎考据道：“渝借为瑜……蓍之瑜者，卜之瑜也。……横吉瑜仰，可居家室，以娶嫂嫁女，而此立夫人为不吉，则兆中必以冲克而相反也。”<sup>[7]221</sup>换言之，卜者已经意识到晋献公如果专宠骊姬，定会出现道德问题，即便“蓍之渝”预示可嫁娶，但仍要做出与占卜结果相反的解释，以此规劝晋献公。正如孙鹏所言，“也有一些‘先人事而后说卦’的事

例,反映了人们对天命、道德、礼教和历史的认识,即神学目的是和道德目的相统一的”<sup>[12]</sup>。《周易·系辞传》也有大量的相关论述,诸如“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这些论述也都预示着道德的重要性远高于神明反馈的卜问结果。

按“占卜神迹显现期”的三次占卜情况来看,占卜大多能准确地揭示战争的大致走向,更强调对“事实”的判断,形成了“占卜预言-按占卜实践-结果符合预言”的逻辑循环。而这次占卜,却增加了“道德评价”问题,即形成了“占卜预言-道德解释-按道德实践-结果符合道德解释”的新循环。先秦时期,道德问题一向为人所看重,例如《尚书·舜典》有云“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但道德的解释权却牢牢地被占卜者所掌握,而这一解释权背后体现了百姓对质朴道德的认知。因此,当占卜代表的神权与道德代表的民意有所违背时,占卜者就会任用民意与神权相“衡”,对占卜结果采用道德立场的解释,这可视作利用道德和客观情况回复战争卜问的肇端了。

## (二)多次占卜:楚惠王卜将克陈、巴(楚陈之战与巴楚之战)

哀公十六年(前 479),楚白公胜叛乱,此时陈国趁机入侵楚国<sup>①</sup>。哀公十七年(前 478),楚国安定下来以后,楚惠王要报复陈国,夺取陈国的麦子。此时楚惠王的两位大臣子谷和叶公针对统帅人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子谷认为应任用右领车差和左史老,毕竟二者都有进攻陈国的经验,可以作为统帅;叶公认为二者地位太低,不易取得民众信任。子谷指出,武王伐纣时也任用地位低下者,“唯其任也,何贱之有?”(《左传·哀公十七年》)叶公认为,在白公胜叛乱时期被谋害的令尹公孙申(子西)对陈国有遗憾,天命自会让他的后代替他完成伐陈的意愿。楚惠王拿不定主意,便占卜,最后按照卜问结果,任用公孙申的儿子公孙朝为统帅,一举消灭陈国。

哀公十八年(前 477),巴国人攻伐楚国,围

住了鄢地,右司马公孙宁(子国,同为公孙申之子)占卜得吉兆“如志”,杜预注解道:“子国未为令尹时,卜为右司马,得吉兆,如其志”<sup>[13]1498</sup>。其被楚王委任为右司马,等到巴军抵达以后,卜者又请求占卜统帅,魏惠王指出,“宁如志,何卜焉?”便令公孙宁领兵,又派了吴由于和蓬固为副将,三人大败巴军。之后有人评价楚惠王“圣人不烦卜筮,惠王其有焉”<sup>[13]1499</sup>。关于“不烦”,杨伯峻注解道:“谓命帅命承皆不用卜筮。”<sup>[13]1499</sup>但在哀公十七年(前 478)的时候,惠王却因出征陈国军队领袖、出任令尹者等问题上占卜三次。可在第二次占卜时看出端倪,这次占卜结果是让子良出任令尹,但惠王听从叶公而没有采纳占卜的意见。“王与叶公枚卜子良以为令尹。沈尹朱曰‘吉,过于其志。’叶公曰:‘王子而相国,过将何为!’他日,改卜子国为令尹。”(《左传·哀公十七年》)可见,楚惠王对人事任用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他想着重提拔公孙申的两个儿子公孙朝和公孙宁,如果占卜结果不符合自己预期,甚至不惜多次占卜。这种方法在《周易》占卜系统中不被允许,《蒙》卦卦辞指出“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记载:“将战,庚寅,昭王卒于军中。子闾曰:‘王病甚,舍其子让群臣,臣所以许王,以广王意也。今君王卒,臣岂敢忘君王之意乎!’乃与子西、子綦谋,伏师阴涂,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为惠王。然后罢兵归,葬昭王。”公孙申为楚惠王继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楚惠王任用子西的儿子公孙朝灭亡陈国,又利用占卜推举了子西的儿子公孙宁为令尹,次年楚惠王任用公孙宁为统帅都是为了报答子西的恩情。可以说,楚惠王用占卜为手段,如果占卜结果不利于自己的想法便重新占卜,如此完成了使子西的两个儿子出任重要官职的目的。利用占卜而非完全依赖之,体现了楚惠王“不烦占卜”的态度。

从以上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占卜预测的“神秘性”不断被削弱,各解卦者也不再完全按照占卜的结果提出观念,反而更多地将“理性”、“道德”等因素灌入其中,甚至出现了解释与占卜结果完全相悖的情况,楚惠王的“不烦占卜”意味着

<sup>①</sup> 陈入侵楚国时间未定,大致在哀公十六年(前 479)六月白公之乱到哀公十七年(前 478)六月之间。

他对占卜基本方式也开始排斥。占卜者开始利用占卜,实现个人的想法,占卜也成了“心理安慰剂”和“权利强化剂”了。

### 三、兵法发展对战争占卜的祛魅

《左传》记载的战争占卜按时间顺序大致可以分为“神力大于人力期”和“人力大于神力期”两阶段,从中可体会到战争占卜神迹的显现与衰退,以及理性化战争的兴起。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可以清晰地发现,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以及孙子“禁祥去疑”、荀子的“故君子以为文”等“人本”思想,在占卜这一“神本”文化的传统中,已然悄然降临。

两个阶段的占卜情况大多都有人力和神力双方参与其中,但也呈现着“神力”和“人力”孰为主导的对应关系。大致在“南蒯叛乱”以后,占卜者的个人解释力度逐渐增强,到了哀公时期的几次战争占卜,占卜从“祭祀”与“神秘”的价值中,沦为了“圣人”不烦之事,神力逐渐退于人力之后。这一进程,有着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

一些学者指出,占卜本质上是一种“前科学”。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的萌芽阶段,会信奉一种“前科学”,“这类前科学的表现不仅有时或许会自然而然地成功,而且还可能既呈现出科学的性质,又预先显示出只有等到科学发展到高级阶段才会采用的方法或产生的结果”<sup>[14]16</sup>。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在前理性时代“只要由着经验知道某种理性的努力能有效用,他便不会忽略过去……凡有时候必要承认自己底知识技能不够了,便一定会利用巫术的”<sup>[15]22-23</sup>。吴飞指出:“在古代希腊罗马,命运被认为是神决定的,只是对人而言是随机和偶然的,因而占卜就是去窥测神的意志,以取消生活中的偶然性。”<sup>[16]</sup>与古希腊不同,先秦的卜筮则是按照《周易》“阴阳不测之谓神”的世界观,通过卜筮的方法“去考察变化莫测的可能的可能发展方向”<sup>[16]</sup>。无论哪种思路,占卜都可理解为人类对理性未达事物的一种非理性思考。在人类通过自己的智慧、经历无法预测事物发展,从而做出应对的时候,倾向于通过占卜与“神”、“天”、“地”、“易”等沟通,让这些神秘之物“帮助”决定。“只有对于无法依靠技艺或智慧预

见的,才可能靠占卜预见那些随机之事。”<sup>[16]</sup>

科学起源于人类对不同事物的归纳和汇总,只要个案事物足够多,每类事物的归纳力度就会增大,理论的解释力度就会增强。春秋时期的兵法随着战争频次的增加越来越丰富,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也得以不断加深。在春秋时期,史料记载的大规模战争有几百场,兼并战争日益增多,齐桓公“并国三十五”(《荀子·仲尼》)、“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韩非子·难二》),秦穆公“兼国十二,开地千里”(《韩非子·十过》)。章太炎引《筮龟十五家》“及至衰世,解于齐戒,而娄烦卜筮,神明不应。”指出,此时人们不再信任卜筮的原因,“以圣人与衰世对言”<sup>[7]745</sup>。可见,人们对战争的理解不断加深,对“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的现实情况也逐渐领会,战争的科学理论渐渐完善。兵法依赖经验归纳,更看重人力而非神力。《孙子兵法》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孙子认为,战争决策绝不能依靠鬼神、卦象等神秘预言,而是依靠人的理性,以及对情报的把控,这也是李泽厚对孙子“实践理性”<sup>[17]86</sup>的认识。

从先秦兵法的角度看,战争几乎都可被放入兵法系统中得到解释。马克斯·韦伯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sup>[18]151</sup>“祛魅”本质上就是摒弃所有“迷信和罪恶”<sup>[18]222</sup>,以求真的理性思维理解世界,同时也理解战争。上文讲述的六场战争的占卜实践大致分为两类:占卜战争的发展趋势与占卜任命人选。关于前者,有卜徒父占秦穆公伐晋、知庄子占渡河战况、晋厉公占对楚作战、大夫吕錡梦射月、南蒯占叛乱结果、赵鞅占如何救宋六则;关于后者,有晋惠公选车右、宛射犬挑战楚军、楚惠王选伐陈统帅以及楚惠王选战巴统帅四则。

在卜徒父占秦穆公伐晋以及南蒯叛乱中,晋惠公和南蒯不断刷新“道德底线”,违背了《司马法》“德义不相逾”(《天子之义》)的观点;知庄子占渡河战况一事中,晋国统帅荀林父紧贴黄河驻军,遇敌慌乱指挥渡河,导致大败,《孙子兵法》指出:“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

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行军篇》)对此次战败有较强的解释力度;晋厉公占对楚作战一事中,“攻其所不守,而萃于王师”的策略可以用《孙子兵法》的“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虚实篇》)以及“倍则分之”(《谋攻篇》)解释;关于军队将领的人选,《孙子兵法》多次讲解“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可见,这些战事,在几乎同时代就已经有非常详细的兵法理论予之解释了。

兵法不能解释的就是卜徒父“三去之余”、晋厉公史官的“南国蹙、射其元王”以及吕锜之“梦”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实例,但这些战场具体变化的问题,不能左右战争的局势,可以理解为残存在先秦人士心中的“占卜信念”以及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前科学”吧。正如张开焱所言:“理性文化与神话文化之间是对立互渗的复杂张力关系,这种关系形塑着双方的构成和特征。”<sup>[19]</sup>

除了理性的兴起外,先秦时期的政治、道德也世风日下。道德问题在先秦时期本来也是战争决策的重要因素。《司马法》指出:“古之教民,

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德义不相逾,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天子之义》)如果统治者道德不堪,军民不和,战争定会失利。可见,战争不再是一件必须通过神秘预言才能判断走向的事情了。但随着宋襄公泓水之战等战争实例的出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战争中礼与义等“道德因素”几乎全被“逐利”所取代,天的威严以及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身份地位和政治意识在人们心中与日俱减,“祭祀”、“占卜”等的重要性也不再为人们所在乎。各诸侯国通过战争兵法和战争实力,完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吞并、掠夺,极大满足自己的欲望,神明的庇护便进一步被蔑视了。总之,当理论完备以后,军队统帅渐渐有了更清晰的理性认知,占卜等就渐渐失去了作为战争决策的重要权重,甚至沦为了礼仪规范。正如卢风所指出:“人们逐渐排除了世界观中的神秘主义成分,日益确信:原则上没有什么人类所不可认识的奥秘,没有什么人类所不可驾驭的神秘力量;自然科学在日益开拓自己疆域的过程中逐渐趋于对自然的完全彻底的认识,而技术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逐渐生长起可驾驭一切的力量。”<sup>[20]</sup>。

### 参考文献:

-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2]祁志祥.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
- [3]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李夏菲,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
- [4]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5]傅永聚.《尚书》中的“卜”与“筮”[J].齐鲁学刊,2017(3):5-10.
- [6]刘大钧.周易概论[M].成都:巴蜀书社,2007.
- [7]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春秋左传读、春秋左传读叙录、驳箴膏肓评[M].姜义华,点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8]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9]金景芳,吕绍刚.周易全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10]高亨.周易古经今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 [11]刘大钧,林忠军.周易古经白话解[M].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
- [12]孙鹏.论《左传》卜筮中的神秘主义[J].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3):17-18.
- [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14]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15]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 [16]吴飞.阴阳不测之谓神:略论先秦的天神信仰与命运观[J].中国文化,2021(1):112-122.
- [17]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 [18]马克思·韦伯.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文集[M].阎克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19]张开焱.轴心时代华夏神话的重述与祛魅[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4(4):106-116.

[20]卢风. 世界的附魅与祛魅[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7(10):7-11.

## The disenchantment of war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rise of rational decision

—Focusing on the phase changes of divination in *Zuo Zhuan*

MEI H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n Tzu,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Binzhou 25660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people relied on divination to make decisions on wars. The six war divination recorded in *Zuo Zhua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divine power greater than human power” and “human power greater than divine power”. From the three divination of the Qin attacking Jin, the battle among Jin, Chu and Zheng and the battle between Jin and Chu at Yanling, it can be seen that divination can accurately predict the direction of war and the situation on the battlefield, reflecting the importance of divine power. From another three divination of the rebellion of Nan Kuai, the battle between Chu and Chen and the battle between Ba and Chu, it can be seen that divination was gradually used by monarchs and commanders to achieve their goals and there were even instances of multiple divination, reflecting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human power.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frequency of wars, the military strategy system of the pre-Qin period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Most wars can be explained by military strategies, and people’s decision-mak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war are increasingly detached from mystery and rely on rationality.

**Keywords:** *Zuo Zhuan*; view of war; divination; rationality; disenchantment

(责任编辑:周新颜)

**引用格式** 梅寒. 春秋战争的祛魅与理性决策的兴起:以《左传》占卜的阶段变化为中心[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 2025, 42(5):78-85.

MEI H. The disenchantment of war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rise of rational decision: Focusing on the phase changes of divination in *Zuo Zhuan*[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2025, 42(5):78-85.

## 本 刊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等在其各自的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及在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和稿酬(即包括印刷版、光盘版和网络版等各种使用方式的报酬)一并支付。如作者对本声明持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